

随美低而舞

羌族舞蹈传承与保护

田露 何群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随羌风而舞

羌族舞蹈传承与保护

田露 何群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随羌风而舞：羌族舞蹈传承与保护 / 田露，何群主编.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190-0030-1

I. ①随… II. ①田…②何… III. ①羌族—民族舞

蹈—中国—文集 IV. ①J722.22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5585 号

随羌风而舞：羌族舞蹈传承与保护

作 者：田 露 何 群

出 版 人：朱 庆

终 审 人：奚耀华

复 审 人：蒋 泥

责任编辑：蒋爱民 褚雅越

责任校对：傅泉泽

封面设计：中联华文

责任印制：陈 晨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电 话：010-65389148（咨询）65067803（发行）65389150（邮购）

传 真：010-65933115（总编室），010-6503385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E - mail：clap@clapnet.cn chuyy@clapnet.cn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15 千字 印 张：14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0-0030-1

定 价：88.00 元

“总把新桃换旧符”

——乡土舞蹈文化的舞台演绎

(代序)

羌族虽然是中国 56 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但几乎在 2008 年发生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之后，才被世人所认知和瞩目。其因是出于长期以来羌族分布地域偏僻、人口稀少，进入现代社会后又较少产生社会作用力所致。然而，正是这长期不被一般民众所提及与关注的羌族，却是我国历史长河中成为一个极为特殊的“输血的民族”，使汉族、彝族、普米等 16 个民族有着古羌民族的成分和直接血缘关系；同时也是纳西、傈僳等其他一些民族有着间接血缘关系的母体民族。正是因古羌族与多地域土著的融合，促成当多个新民族诞生的同时，羌族本身人口的锐减、分布地域的收缩及各朝代官府的围剿，使其从庞大部族逐渐地进入了人口较少民族的行列。然而羌族在几千年漫长历史中民族概貌上的变化，并不能遮盖住她在历史、文化、民族等领域的巨大贡献与建树，也不可能影响到自称“尔玛”的羌族至今为我国唯一沿用古老民族称谓的事实，仅此一点，便应知晓该民族于远古时期被视为一代枭雄的缘由与必然。

今日的羌族为距今五千年左右新石器时期晚期，分布在我国北部、

1 “五方格局”：以“中原”为中心，四周以：“东夷”、“西戎”、“南蛮”、“西戎”所围绕。——作者

西部广大地区以狩猎为生的庞大氐羌部族中的一部分。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行，于中原地区国家的出现与社会形态在地域上“五方格局”¹的形成；更多源于政治、民族利益等多方因素所形成延绵不断的大小战争，在破坏着各方原有民族生息平衡的同时，也形成了人群的大规模迁徙、融合与民族成分的更变。经长期的迁徙与融合后，大批羌族部落从我国北部、西部分别进入西藏南部的雅鲁藏布江峡谷地带、甘肃南部藏区、陕西西南部现宁强县等地，另部分迁聚于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岷山山麓。至新中国成立后二十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羌族人口仅为3.57万人，至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羌族人口已超过30万。“汶川大地震后”，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扩建、该地区他民族更改为羌族族属，及出于历史原因为躲避杀戮改变族属的羌族后代，重新回归本民族族属等，使现有羌族人口已达30.9万，超出了人口在30万以下为人口较少民族的标准。

羌族历史久远，分布于陕西和青海等省的古羌部族，于距今四、五千年前已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今在陕西西安市东门外灞桥所出土的“半坡遗址”，即当年羌族先民所建，村寨四周建有御敌壕沟、由独立家庭住所聚集的村落以及公用墓地等设施的完整村落。而且当时人们使用的生活器具：制作面饼的擀面杖、案板与今日众人所制作的式样和功能完全一致，不同处只是以石质打磨成型或陶器制作而已。与此同时，古代生活于青海西部、甘肃等地羌人在陶器制作上，呈现了震惊世界的《五人连手舞蹈纹彩陶盆》《双人抬物纹彩陶盆》《三人长裙双耳

陶罐》《彩陶鼓》，以及出土于陕西临潼的《五色纹陶盆》等若干精美作品，无不体现古羌人文化底蕴的丰厚和制作工艺的完美而无不令今人所折服。此外唯羌族所特有，高达数十米、筑成正四边、六边、八边型的无梁柱传统石砌“邛隆”，充分体现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羌族民众所掌握的高超数学计算、建筑理论与工艺水平，致使中国羌族的“邛隆”建筑被列入“世界建筑史”而永葆青春。

以“孤岛现象”生存的羌族，由于长期的封闭和无民族文字，必然导致民族语言的丰富并产生具有很大差别的方言。在羌族南、北两大方言中，包含多种不同的“土语”。至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川西北地区的羌族聚居区民众仍使用民族语言，凡进入当地者必需通过翻译才能进行沟通。但近三十年来，当地与本省乃至全国贸易渠道的开通、文化交流和旅游业的兴起，虽然本民族语言还在中老年人中使用，但年轻人基本转用汉语，甚至丢失了自己民族的语言。年轻人因较少受到民族文化“珍贵性”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不重视甚至轻视本民族文化涵盖下的民族习俗、歌舞、传统仪式，一味追求所谓的西方模式和“现代文化”，为传统羌族文化的保留与传衍受到极大的威胁。

羌族虽无民族文字，但要注意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记录事物的“符号”。古老的羌族，笃信多神，民间主持祭祀仪式的祭司“释比”或“许”，为了延续和保持祭祀仪式仪轨的不可更变而形成民族传统仪式规范，各地区和村寨担任为民众驱鬼除疫，进行许愿、还愿仪式的巫师“释比”或“许”手中，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由师傅传承下来的手抄本“经书”

2 “三对照一附表”：第一行，用国际音标记录羌语口头经典素材；第二行，用汉语逐词直译；第三行，用汉语意译该诗行。——《羌族释比经典》“编纂说明”。

约达五百部之多。为了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四川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成功申报了国家“十·五”“十一·五”少数民族古籍出版项目，于2009年初由四川民族出版社编纂、出版了拥有145万字，分别以史诗、创世纪、敬神、祭祀还愿、婚姻、丧葬驱邪治病保太平、哲学伦理、科技工艺、建筑、农牧、医药等项分类的《羌族释比经典》。《羌族释比经典》内容繁复、涉猎面广，而且采用“三对照一附表”²格式出版，为广大掌握汉文字人员的研究和使用提供了极大方便。

在距今30余年前，川西北地区的羌族无论是所举行的传统仪式、生活的民族习俗、手工艺制作，还是以不同形式所展现的歌舞，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各个方面还均呈现着“原生态”的鲜活之态和泥土芬芳。但随着时间脚步的飞跃、“开放”政策的实施与当地道路的通衢，川西北地区人间仙境“九寨沟风景区”和“黄龙风景区”的开发和被列入世界级物质遗产后，犹如潮水般的旅游者便蜂拥而至，从此敲开了川西北羌族世代生活和繁衍地区的大门。此后卫星通讯、互联网等一切“现代化”电子时代的到来和产物从天而降，世界一切光怪离奇迅速进入了这块长久宁静的土地，便开始潜移默化地渗透、融合，深刻地改变着所有的传统“原生态”，其中最为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出现了人为的“传统”甚至“‘祭祀·仪轨’”。当然，我们没有权利阻止羌族民众永远生活于千百年来闭关自守的“孤岛”之中，他们完全有权力进入、掌握与享受现代生活。但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的“现代化”不等于是否抛弃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与民俗，而是应清楚地知道该如何立

足于正确的科学角度给予对待。

对于各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对待方式，总体来看目前在统一的“挖掘、保护、传承”的前提下，属于国家与省区一级的研究单位和艺术院校，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出发，着实地对民族文化艺术在进行第一手的“田野考察”，并从不同角度与方面进行着研究与实践，其目的是要把这些宝贵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艺术富矿以现代手段进行记录、保存、研究与发展，使之真正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而年复一年地努力着；但与此大相庭径的是，一些地方官员却毫无文化意识与知识，一切只以眼前能否获得经济利益、增加自己的“业绩”为标准，倾全力对民族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打造”，致使已传承了数百甚至上千年的民族“人文魁宝”毁于一旦。在我所从事田野考察工作的30余年中的后10年，改变民族传统祭祀仪式仪轨，更变传统仪式表演的内容与角色，以舞台表演形式导演“原生态”舞蹈甚至“仪式舞蹈”，人为编造“传统节日”等现实，几乎成为正常现象而比比皆是。至于有关人员因“为了美观”而不懂民族文化内涵地将他民族服饰无原则地“拿来已用”的严重现实已达到难以纠正的地步。文化是一个民族历经千百年的积累、陶冶与传承才得以体现的财富，她虽然厚重却经不起“现代文明”的撞击而会毁灭于一代人的手中。有人说传统文化要进行“打造”“开发”，要把文化做成“产业”，我觉得这些话的出台，其缘由是出于这些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文化”。然而这些对地方似乎很有“实惠”的做法，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迅速成长，而作为从事民族文化工作学者们仅有的微

薄之力，企图通过谏言、劝阻，看来只能说明是学者螳臂当车式的木讷。

然而深入边远民族地区，不畏辛苦地去了解、体察和学习民间舞蹈中富有的文化底蕴及民族特色舞姿，再通过现代编导手段将其打造成为符合现代社会审美需求的艺术作品呈现于舞台，仍是当今一些专业舞蹈工作者的执着追求。

身为四川籍的北京舞院民间舞系教授田露，怀着对家乡羌族舞蹈长久的情思，于十余年前已曾进入过川北汶川、茂县等地进行调查。汶川大地震后，众多羌寨被毁、人员伤亡、古老传统仪式毁于一旦……这种更强于他人的刺痛深深地钉入了川妹子田露的心间。这一份对谁人不曾提起的沉重心思，使她在2014年提出了《西南少数民族舞蹈传承与保护——羌族舞蹈传承与创作发展规律探索》课题，并带领学生来到茂县黑虎寨和理县蒲溪乡再次对民间歌舞和老艺人进行多个层面的考察、学习，逐步积淀着内心中对羌文化的认知。

任何事物，只要有付出就会有所收获。在北京舞蹈学院甲子华诞之际，捧出了以羌族“春季祭典”为题材，将展现古老羌族传统文化、民族追求与粗犷、朴拙、优美舞姿的民族舞蹈《春涛》。这一在田露老师的和全体参与者努力下的作品，以三段式格局和简洁的身体语言，清晰地向观众阐释了身居岷山高地的羌民，的春之际渴望，同时也以舞台艺术手段向社会展示了羌族民间艺术的深刻、富庶与娟秀。

《春涛》是汲取羌族民间舞蹈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家乡儿女内心对故土之情的无言回报，更是一种以现代表演形式来展现民间原生态舞

蹈与传统文化的大胆探索与尝试。就以上几点，即使《春涛》还存在着哪样的不足或欠缺，我以为都应给《春涛》的勇敢问世喝彩！

《随羌风而舞》这本小书，记录了《春涛》参与者从田野考察到构思、编排至献演的几乎全过程、个人的心得和体会，同时也是体现从民间艺术体验上升到舞台抽象表达，从实践提升到理论的一册现身说法。我虽不是舞蹈编导也不是舞者，但出于早期对羌族舞蹈文化的考察、研究和喜爱，使我在《春涛》问世的前前后后产生了难以摆脱的情缘。所以在自己不能为《春涛》的诞生出谋划策、添砖加瓦，但在其他方面可尽微博之力下，斗胆为《春涛》的编创者和演职人员们编辑了《随羌风而舞》一书，以表对弘扬羌族文化与艺术者们的敬意。

张纪明

2015年8月

目 录

代序 “总把新桃换旧符”

——乡土舞蹈文化的舞台演绎

巫允明 1

试探羌族舞蹈的核心文化及表述方式

闫 晶 1

羌族传统文化与当代的舞蹈创作

田 露 13

记录，一场春天的祭礼

——分析舞蹈作品《春祷》

胡晶莹 31

职业化民间舞的舞台走向

——羌族舞蹈《春祷》观后

刘 建 41

通过羌族舞蹈《春祷》浅谈编创与

田野考察之关系

杨韵佳 47

《春祷》之编创心路

欧阳吉芮 80

“释比”在舞蹈中的讲述

欧阳吉芮 84

独舞《一川春露》创作之思

何 颖 88

我与释比的对话	崔 涛	98
羊皮鼓舞所见所思	欧阳吉芮	103
释比的“泪祭”	陶美艳	110
“羌笛”随想	杨卫佳	114
岷江之魂		
——羌族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余袞娜	121
羌族神话的舞蹈演绎	陶美艳	133
文化的交融		
——汉藏“夹击”下的羌族舞蹈	武 帅	147
“以释比文化”浅谈羌族舞蹈	白 雪	159
《春涛》所透视的羌俗与文化	槐小溪	168
身体文本的历史记忆		
——浅析羌族羊皮鼓舞文化符号	周孟影	173
震后北川羌族舞蹈传承与保护工作巡礼	何 群	188
后记		206

试探羌族舞蹈的核心文化及表述方式

闫 晶

【摘要】核心文化是指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一个民族所形成的独特宇宙观、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根本而区别于表象文化。看是视觉，舞是动觉，听是听觉。本文通过中国舞蹈博物馆《永久的记忆——羌族舞蹈展》、北京舞蹈学院田露教授以“央儒节”为背景的作品《春祷》、中央民族大学张曦教授专讲《羌族核心文化》三种表述方式的分析，探究展陈主体、创作主体和研究主体对羌族舞蹈核心文化的认知和表达，由此兼及中国当代民间舞研究与创作的话语立场。

【关键词】羌族舞蹈 核心文化 表述方式

近代的民族舞蹈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0—1949，归国之后的戴爱莲、吴晓邦等舞蹈家们民间寻根，开始探寻民间舞蹈舞台化的表述方式。延安新秧歌运动，也促进了民间舞蹈兼具舞台表演色彩和民间劳动气息的表现形式。1949—1979，随着全国各地职业舞蹈团体的兴盛，民间舞蹈创作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新阶段。贾作光、崔美善、阿依吐拉、

刀美兰等一批民族舞蹈家和其他代表作以清新质朴的民族风貌展现在舞台上。1979 至今,随着改革开放、中西交流,以杨丽萍、张继刚、陈维亚、丁伟等为代表的当代艺术家们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不断探索更为多元的舞台表述方式。

就羌族舞蹈的创作而言,虽然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但由于地势偏僻,人口较少,加之该民族未被纳入到“学院派”民间舞的教学序列中,作品并不多见。对羌族舞蹈的关注在 21 世纪初,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当代跨学科的交流促进着人们对舞蹈多方位的认知,本文试从中国舞蹈博物馆《永久的记忆—羌族舞蹈展》、田露教授以“夬儒节”为背景的作品《春涛》、张曦教授专讲《羌族核心文化》三种表述方式的分析入手,探究展陈主体、创作主体、研究主体对羌族舞蹈核心文化的认知和表达,由此兼及中国当代民间舞研究与创作的话语立场。

一、看展—舞蹈研究者的表述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蹈博物馆在 2012 年“5·18 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推出了《永久的记忆—羌族舞蹈展》,该展的内容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巫允明研究员和北京舞蹈学院罗雄岩教授前往羌族地区田野考察的图影记录。展陈结构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地图形式标注了羌族的人口分布、语言系属等基本情况。第二部分展示了 20 世纪 80 年代羌族的民俗、生态及舞蹈文化情状。第三部分展示了 2002 年的羌族民俗舞蹈

记录。第四部分展示了2006年“首届古羌文化艺术节”2012年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蹈博物馆主办《永久的记忆—羌族舞蹈展》的民俗舞蹈记录。第五部分展示了四川阿坝茂县和汶川县的舞蹈服饰及羊皮鼓。全场展陈资料均多汶川2008年地震之前的珍贵图影记录。



2012年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蹈博物馆主办《永久的记忆—羌族舞蹈展》

该场展陈中的大部分原生态舞蹈图影来自于巫允明研究员在二十世纪80年代前往羌寨进行田野考察的资料。镜头的选择，即代表了研究者的立场。在深入田野的考察中，她不仅记录了那一时期羌寨的建筑、家居、民俗，同时也从功能角度，记录了生活舞蹈、宗教舞蹈、礼仪舞蹈三大类的人文情状。作为当时的记录而言，摄影技术尚不普及，人们对舞蹈多关注动态，同时期的学者对动态的记录多采取手绘小人的方式，对舞蹈的人文记录多以规范性的框架文本进行描述。巫允明研究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以人类学的眼光，对舞蹈进行多角度的文化关注，实属难得。舞蹈是直观、形象的艺术，有



二十世纪80年代的羌族《羊皮鼓舞》



2002 年的羌族《对衣角舞》



2006 年的羌族《萨朗舞》

时一张图片胜过一千行文字。该次展陈中古老的民居、朴素的舞者、肃穆的仪式，不仅可以成为民族学研究的难得资料，更成为羌族舞蹈特定时期的一个有力图证。

如果用人类学文化传播、文化变迁的视角，以此来对比 2002 年、2006 年的学者考察，就可以从“古羌文化学术研讨会”、二十世纪 80 年代的“首届古羌文化艺术节”羌族《羊皮鼓舞》的图影记录中清晰看到羌族舞蹈文化的流变。服饰的色泽、舞蹈的调度、舞者的

参与、观者的表情、羊皮鼓的绘画等方面都透露出了人文意识的变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兴起后，当“仪式”转化为“展演”，舞蹈也融入了更多语言和色彩。尽管学者们期冀能够看到羌族核心文化的延续、本土羌族特色的传承，然而伴随着与外界的交流，本土乡民们也在用身体表述着他们认为的遗产、他们在当下的诉求。也许，这份表述需要在双方的对话中，才能不断得到来自内部的理解。作为展陈的主办方，中

国舞蹈博物馆恰是通过不同时段的舞蹈史实展陈，来促进人们对羌族舞蹈形式与内容、文化与表述的历时性全方位认知。

二、观舞—舞蹈创作者的表述

羌族舞蹈的创作可从戴爱莲先生 1946 年边疆音乐舞蹈大会说起，她在《发展中国舞蹈第一步》中认为“四川西北部的羌民和广西的瑶民，始终保存着他们在疾病婚丧时举行的原始舞蹈，这原始舞蹈同一切原始艺术一样，是研究者的伟大灵感。”她还提到“嘉戎也是四川西北的小民族，他们有土风舞，羌民从嘉戎那儿学习。”³ 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上有一个节目《端公驱鬼》，就是羌族舞蹈，表现羌民崇巫，端公作法的情景。舞蹈的动态据彭松先生口述，是“羊皮鼓舞”和“三色棍棒”的结合。⁴

3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编，《文舞相融》，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年 9 月版，第 2 页。

4 彭松：《采舞记—忆 1945 年川康之行》，载《新民报》，1947 年。



1946 年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作品《嘉戎酒会》